



发言人:孙晋才(枣庄)

职业:退休教师

“人总是要落叶归根的”

王娜大伯年轻时就离开家乡，跟着表哥去台湾了，一晃就是几十年，如今回到家乡，首先就是想建一个石油公司，为家乡多做一些贡献，因为他觉得人总是要落叶归根的。

六月天，骄阳似火，炙烤着大地，酷热难忍。吃过早饭，我躲在屋里，打开空调，冲杯茶，赋闲纳凉，忽闻大门外有一女人的喊声：“大叔，在家吗？”我走出去开门，原来是我本家大哥的儿媳妇儿王娜，她跟我走进屋内，坐下笑着说，“我娘家大伯来了，想请您去陪他说说话。”

王娜大伯年轻时就离开家乡，跟着表哥去台湾了，一晃就是几十年，前些年曾来过一次，我见过他，这次来岂有不陪之理，况且还是亲家。

走进王娜家，迎上来的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他把我拉进屋里，分宾主坐下，一肚子话想开了闸的水库涌了出来。

我问他，“老哥哥，想家乡了吧？”“怎么不想，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连夜里做梦都想啊！梦中不知哭了多少回。”说话中，脸上显得有些失意的样子，我急忙转了个话题，说：“老哥哥，您看家乡比以前变化了吧？”这一问，他异常兴奋，忙说，“家乡变化太大了，想当年，我小的时候住的是低下头才能进去的茅草屋，床上是一张破席，冬天一床棉被，夜里冻得睡不着，抱一把柴火放在火盆里，点着了，满屋是烟。白天寒风刺骨，根本不敢出门。吃的都是糠菜，还填不饱肚子，说句不好听的话，那时还叫人吗？说着便答了一声‘哎’。”他看看我又说，“你看，现在家家住的都是砖瓦房、楼房，门前的轿车多的是，家用电器应有尽有，冬天不怕冷，夏天不怕热，吃得好，穿得也时尚。”他指了指空调说，“放在以前，今天咱弟兄俩能在屋里拉呱，还不得被热死？”我连连点头称是。

他说，“从前咱们这里是穷山恶水，山上光秃秃的，村东是个深山沟，虽有河水，却无用武之地，吃水须用肩挑，从沟底挑上来，那得费多大力气啊！老百姓穷得叮当响，那是什么日子呀？”我劝他说，“老哥哥，那都是从前的事儿了，现在好了，那山成了花果山。村东大山沟建成了水库，全村的地都能浇灌，家家用上自来水，水库周边杨柳成荫，是乘凉的好去处。村西是村办企业园区，有织布厂、食品厂、养殖场，这里人人有活干，能挣钱，村中有一条柏油路，通18路公交车，赶集、购物、出游，抬腿就走，村南是一所小学，孩子上学很方便。”

听到这里，老人脸上笑容越来越浓了，他不断地点着头，两只手不停地拍打着沙发。酒逢知己千杯少，喝的正浓，他神神秘秘地对我说，“我有一个想法，我想送王娜一个礼物。”我很是高兴，急忙问，“什么礼物？”他说：“我给她投资建个加油站，你看怎么样？我在台湾是做石油生意的，如果效益好，我可以把台湾的资本多拿些来，建一个石油公司，为家乡多做一些贡献，人总是要落叶归根的。”

“好啊。”我情不自禁地举起酒杯，感激地说：“来，干一杯，祝你成功。”两只酒杯碰在一起，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屋子里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不管离开多久都想回去”“只有那里才是家” 家乡，永远是漂泊者的根

曾问过一个同样在外地的朋友，为什么不回家乡？他解释了大半天，那里没有他的对口专业；大城市发展空间大，机会多；他的梦想在家乡无法实现……我问，一直在外面漂？他狠狠抽了一口烟：混不下去了，就回去。我好奇：为什么混不下去了才回去？他沉默了半天，说，因为那是家。

前些年，我以为，漂泊与安居，异地与故乡，都只是我们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些我们所谓的故乡，不正是我们的先辈漂泊了千千万万个地方最终落脚的地方吗？

从前，咱们是农耕大国，讲究安居乐业，家有广厦和良田，吃得饱穿的暖，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还出去折腾个什么？可是现在，世界就在你眼前，去过新的地方，领略过那种奇异的不同，也是能让人上瘾的，总是想：要不然再走走看？

于是，越走越远，不仅看到了不同的人，还见证了不同的山川，不一样的河流，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信仰。我觉得这旅途很精彩。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开始特别想吃一道菜，特别想听一首歌。

偶尔碰到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我总缠着人家问东问西，当年的小学还在吗？

火车站的墨子像还有吗？故乡的荷花开了吗？

这真的是一个很小的城市，没有地铁，没有机场。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有很多华人、华侨，他们不知道山东、山西并不搭界，常把江苏认成浙江，但几乎所有人都能清晰的背下自己的祖籍，哪个省，哪个市，哪个县，哪个村。他们很多人三辈子都没回去过，却还念叨着曾经硕果累累的橘子树，念叨着长城，念叨着有朝一日回乡祭祖，看看自己的血脉源头是什么样子。他们在心里永远留存着一方故土。

不禁唏嘘：原来，路的尽头，就是家的方向。不是不爱你，是把爱放在了心底，有你在，可以放心的流浪，放心的闯，就是知道，不论怎样飞黄腾达，怎样落魄，家一直都在。

对于我，对于很多在外地，在大城市定居的人来说，不是不回去，而是，人生

发言人:杜园(枣庄) 职业:职员

“路的尽头是家的方向”

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都是在另一座城市，所看到的、接触到的，都是这里的人情世故和规矩。这里，我们觉得更轻松，可以随心所欲的做自己。

但是故乡的情，我也永远记着。

十多年没见的同学，乍然联系上，还是那么亲切。有人偷偷给我微信留言：在外面待的不开心就回来，有我一口饭就有你一口饭。

过年回家，隔壁的阿姨还念叨，你小时候天天哭，天天哭，哭的我都想打你一顿，这一眨眼，都这么大了！没事常回来看我，阿姨要老喽……而奶奶，却真的老了，拉着我的手，不停的问，你是谁家的闺女？叫什么啊？长得真俊，跟我孙女一样俊！

这些时候，都是无可取代的故乡情。他们不经意的一句话，让你心里酸了又酸。也明白，这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走的再远，根也在那里。

发言人:徐天(枣庄) 职业:职员

“落叶终究是要归根的”

小时候家里有一套炫酷的设备：14寸的彩色电视机，大部头的录音机，酒红色的唱片机，一堆磁带和唱片……

那个时候邻居小强哥还在，作为青梅竹马我们俩是最佳拍档，一起玩闹。小时候的天也很蓝，在我们这些小孩眼里那么多的云彩就像村口老头卖的棉花糖一样诱人，可惜它们飘在天上我们都够不着；也会挑块偏僻的麦地打滚，躺在麦田里看天，会想着这些云朵会飘向哪里呢？会不会越过南边的小山到我三姨家呢？或者会飘到北面小强哥的姥姥家？到了读书的年纪，村里的孩子基本都在本村念幼儿园和

那天走在村口柏油路，发现两旁的树木已经很高大了，如同一个个卫士守在入村的道路上，妈妈说树早就不是你小时候栽的了，已经换了两茬了，你没注意吗？原来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这朵云回来了。

人明天就会出现。直到那些陪伴我整个童年，少年的人离开很多年后都没有再出现，我才开始问自己：你也要离开吗？我听见自己回答：是的，我也要离开了。

几乎每一个离开家的学子都以为自己不会回来了，自此故乡只有冬夏没有春秋，可是很多年后好多人还是回来了，有的是学业一结束就回来了，像我；有的是在外漂泊一段时间才回来，像她；还有好多仍然坚守在外，逐梦江湖，像他们……无论我们来还是去，家乡仍然静静的立在老家，立在田野，立在乡间小路，立在我个人的心中。

一位朋友曾经对我说：“家乡是什么？只有远离家乡，常年漂泊在外的人，才知道他的含义。尽管在北京我也有不少朋友，但是老家的那条石板街、飘香的稻田、袅袅炊烟和光屁股一起长大的伙伴，总是令我难以忘怀。”

我有一位北漂的画家朋友，在10年前他就到北京发展，应该说他是位北漂成功的人士，其绘画艺术有了很大提高，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并且在北京买了房子，举家迁往北京居住。但是他在老家的房子一直没卖，中秋节和春节都要回来住上一段时间。

眼下，一些年轻人大学毕业后，总是不愿意回老家做事，而是想到外边闯荡。当然这无可厚非，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向高处走。”心怀鸿鹄之志，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是年轻人志存高远的体现。但是也不乏一些好高骛远，志大才疏之人，在外边漂泊几年，一无所成，最终还得回老家“啃老”。还有一些人，在外边混了几年，回到家乡后连老家话都不会说了，满嘴的“洋腔洋调”。还有这样

的人，在外边混出点“小名堂”，回到老家后趾高气扬，神气活现，甚至往家乡脸上抹黑，行敲诈之事。我认识一个人，原先在老家的一个企业工作，后来下岗到外边闯荡，被北京一家不出名的报社聘为“合同制工作人员”。此人就仗着手中的这点“小权力”，回到老家后，拉广告找赞助，若对方不同意，就扬言给“曝光”。更有甚者，打着新闻媒体的旗号，谋一己之私，找地方官员为自己的亲戚安排上学、就业。如若不从，恫吓曝光，好像这家新闻媒体是他个人办的。当然这些人是极少数。

10年前，我曾采访过泥沟镇佟庄村党支部书记张延荣，他原先在外地一个县级外经贸委给领导开车，在当时全民招商引资的年代，外经贸委是个很吃香的单位，他的个人待遇应该也是不错的。可是他毅然

发言人:郑学富(枣庄) 职业:职员

“家乡是我的精神家园”

辞职，回到家乡担任了佟庄村党支部书记，他利用在外经贸委工作时的人脉关系，招商引资，发展本村经济。几年功夫，这个贫穷的小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青山绿水，果实飘香，竟成了远近闻名的九星山风景区。像张延荣这样的漂泊者，时常怀着赤子之心，回家乡干事创业，为父老乡亲、兄弟们办实事，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楷模。

故乡，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从这里呱呱落地，牙牙学语，走出了人生第一步。我们岂能忘了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热土？故乡就是一棵大树，我们就是树上的一片片绿叶，春夏秋冬，四季更替，树叶有生有落，有的埋在了泥土里，有的随风飘走。然而，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家乡，永远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永远是漂泊者的根。